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一

吳沈欽韓文起學

元繼室以聲子雜記所謂攝妾君也白虎通說曰嫡死不

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按大夫而下

繼室有為嫡者故喪服之繼母如母曾子問宗子雖年七

十無無主婦天子諸侯不再娶故繼室而非嫡昭三年傳

少姜有寵而死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是妾死繼往者

猶謂之繼室知繼室非嫡也

元之贈雜記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

反命曰孤須臾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此諸侯相贈之制天

錫爵案此說始
于臧玉林經義
雜記

子賜諸侯亦如是也黃大經于中武山論對味顯之歸天
鄭武公史記武公名掘突譙周云名突滑某讀味飲人書
故名曰寤生史記注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
年生太叔段按史記云生之難此寤生之解明矣又風俗
通云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
母鄭武公終老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應劭說亦
近是如杜解則寤寐中便已生子較后稷之先生如達文
王之渡于豕牢殆又易之姜氏當鍾愛何為惡之乎寤與
辭同呂覽明理篇長短頡辭注辭逆也說文辭逆也亦通
作悟韓非子說難大意無所拂忤韓非傳作大忠無所拂
悟司馬貞索隱云不拂悟于君張守節正義拂悟當為拂
忤古字假借耳顧廣圻韓非子識誤云列女傳不拂不寤
亦用寤字呂覽蕩兵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新序雜事
篇衛靈公蹴然寤然失位皆悟字之義禮記哀公問午其
衆注逆其衆王肅本作迂是午悟寤皆通悟也凡從此聲
者其義並通士喪禮下篇無器則悟受之疏云悟即逆也
劉熙釋名女青徐州曰媠媠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
然也此其證也今生子有足先出者妨產婦即謂之逆生

也
號叔死焉竹書紀年平王四年鄭人滅虢
小九之一周書作洛解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
方王城九之一惠棟曰不舉中者從可知
國不堪貳坊記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唯卜之
日稱二君注不貳不自貳于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
也二當為貳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于
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圍也欽韓按二五尊卑
大易明文別嫌明疑春秋法戒故公子呂云國不堪貳疏
謂兩屬則賦役倍而國人不堪是以長慮為淺見矣
不義不暱說文翻黏也引傳不義不翻或作叔杜子春作
昵周禮疏引左傳亦作昵孔傳昵近也馬融云昵考也考
于祖為近為親此作暱非體說文暱日近也引昭二十五
年傳私降暱宴此言所謂不義則人無肯親附與下京叛
叔段相應杜注非是
君之羹顧炎武曰爾雅肉謂之羹故云未嘗君之羹按杜
預以羹為賜賤官之常若賜賤官則以肉體取盡飽所謂
賤者取賤骨周語戎狄則有體薦何得只啜羹也禮記自

鄉飲酒至少牢饋食曰羹定曰羹飪皆是所殺之肉體又聘禮記云賜饗惟羹飪注謂飪一牢也豈可盡以盛劍者當之乎若然則頽考叔食舍肉一語為贅矣

弔生不及哀士喪禮下篇既窆主人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蓋前乎此皆營死者之事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故賓乃弔生者經又云就次猶朝夕哭猶者猶既殯之朝夕哭也喪服疏云既殯以後卒哭祭以前阼階之下為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按其時雖不代哭甚哀未殺故為哭三無時之一傳文所謂及哀者即是此時以卒哭祭為限也喪服疏又云凡喪服以冠為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也又虞禮記卒哭祭餞尸畢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所謂卒哭後變麻服葛只是男子易腰經以葛婦人易首經以葛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麻不易也其負版衰裳練祭猶服大祥祭畢始焚之耳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杜預謂天子諸侯既葬無服非聖無法古今之罪人也

有蜚政和證類本草飛廉一名負盤蜀人食之辛辣也如

蝗蟲別錄云形似蠶蛾腹下赤八九月多入人家屋裏逃
寒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者為真南人噉之又夜行一名
負盤即竄盤蟲名字及蟲相似終非一物按爾雅注蜚即
負盤臭蟲似當為竄盤蟲

年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
人之義從君者也疏云穀梁知是隱公之妻者以隱推讓
據其為君而亦稱公故其妻亦稱夫人也夫既不葬故其
妻亦不葬按左氏無明文說左氏者以子氏未薨句謂之
桓母耳當從穀梁說

年三月己巳日有食之顧棟高大事表穀梁云言日不言
朔食晦日也杜以春秋日食皆在朔故于去年十二月置
閏若移此閏于今年二月而以己巳為二月晦則于穀梁
之說合矣蓋今法日食必于合朔而古法疎或有食晦日
者漢晉時猶然 欽韓 按顧說非也元之歷志姜爰

爰造三紀校春秋日食之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

甲子元歷

晉書志
天水姜

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爰合今授時
歷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三十六日六
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又隋書歷志劉孝孫云春秋經八

食並無朔字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經于
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此年二月己巳食推
合己巳朔唐志大衍合朔議曰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丘
明為是然依左氏例本無先後食法顧氏引入異家之論
為左氏疵病也

傳不反哭于寢杜預云自墓反虞于正寢疏依和其謬按
既夕禮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立婦人拾踊送賓于門外
遂適殯宮送賓出後乃云適殯宮明上文升西階為廟所
以先反哭于廟者當尸柩遣奠時已在廟朝廟先禰而後
祖故反哭就其最後行處鄭云反哭者于其祖廟是也檀
弓日中而虞反哭升堂主婦入于室孔疏恐人勿堂與室
為正寢故云此皆謂在廟也是禮經皆謂反哭于廟傳云
哭于寢寢即廟耳猶諸殯宮本是寢而雜記云至於廟門
注云廟所殯宮以尸柩所在故寢可謂之廟祖廟以酌奠
在室故廟亦可謂之寢月令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是也
杜預以為正寢不知寢廟通稱也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
外主人即位如反哭位疏云迎魂而反神送在寢故以寢
為廟虞于中祭之是虞與反哭異所矣

君子曰趙汭左傳補注曰凡傳中所引君子曰義皆膚淺
左氏之陋見也殿本注疏攷證臣照按君子之稱或以
德或以位左氏所為君子曰者謂其時所謂君子其人者
皆如是云云也非左氏意以如是云云者乃可稱君子之
論也後儒每忘却左氏之書以紀事而以是為左氏論事
往往訾訾之亦惑矣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皆直書其事
而時勢與義理並著如孔子之不得不作春秋也欽韓按
此論最善讀左傳者也

能矜者釋言矜重也郭云謂厚重說文矜目有所限而止
也
四年修先君之怨服氏以先君為莊公孔疏引衛世家稱桓
公十六年乃為州吁所弑則隱三年鄭人伐衛當桓之世
按疏但據傳一年之文耳惠云州吁弑桓而稱先君無是
理也先君之怨在春秋前明矣

敬邑以賦論語孔注賦兵也杜預謂賦調非
衆仲潛夫論志氏姓篇魯公之族有衆氏

而焚之也說文焚複屋棟也廣雅釋室焚閣也非此義蓋
借焚為紛亂耳書呂刑泯泯焚焚疏云焚焚同惡是亦有

雜亂之義也

敗鄭徒兵傳言諸侯之所敗者唯徒兵見鄭之未大創也杜何從知其必不車戰

年則公不射惠云此指祭祀射牲按此謂田獵上殺也詳王制及毛詩傳

大夫四士二按論語馬融注佾列也八人為列是大夫以下亦以八人為列服氏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為四八三十二士為二八十六者是也杜用何休說非也宋書樂志元嘉十五年太常傅隆云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

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二者減其二列爾杜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顧炎武云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疏以為舞勢取方故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至邢昺為論語疏反援何杜之說以亂馬注殊不知士之四人趨得方勢于何見綴兆行列耶

宋人取長葛劉敞曰按前圍今取諸家並云一役杜氏分為兩役非

不既說文既草多貌此訓為至廣雅不載蓋與暨通釋元
應一切經音義字林暨及也亦至也韋昭周語注暨至也
莊九年傳盟于既穀梁作暨

年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主國致幣有二事聘禮賓至近
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用乘皮束錦償勞者此一事
也賓事畢即館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大夫奉束帛賓
受幣致大夫乘馬束錦此又一事也然皆主先而賓酬非
此發幣之事至歸饗餼之明日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
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致命致命其君降出又請面如覲

君之幣

賈私覲之幣

畢乃餼賓此所謂發幣于公卿也主人朝

服迎門外再拜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再拜受幣此敬賓之
禮而凡伯不然故戎嫌之

年先配而後祖賈逵以為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
鄭眾以配為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皆與禮
文不合鄭康成以為較道之祖又與傳先言入鄭者不合
杜預謂忽不先告祖廟而行則陳鍼子既非目擊安得方
來譏之愚按聘禮大夫之出既釋幣于禰其反也復告至
于禰忽受君父醮子之命于廟以逆其婦反不告至徑安

配匹始行廟見之禮是為墜成命而誣其祖

九傳乃可以逞方言逞苦了快也此言可以逞我之志

年討不庭諸侯職貢充庭覲禮庭實惟國所有不庭者不修職貢也庭與寧聲同大戴記投壺篇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孔廣森曰諸侯不臣謂之不寧惠云釋詁庭直也謂諸侯之不直者

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傳義謂諸侯有功則加地進爵鄭能推其功于魯以王爵勞之合于正體尚書大傳命諸侯得專征而歸其地于天子

年一薛庶姓也為婚姻者謂之異姓鄭注禮記大傳云異姓謂來嫁者也司儀注云庶姓無親者也

工則度之釋器木謂之劇郭注引傳亦作劇廣雅釋詁劇分也

周之宗盟賈逵以宗為尊服虔以為同宗之盟孫毓以為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按夏見曰宗鄭云宗尊也欲其尊王同盟亦是尊王之事宗尊字古本通左傳伯宗穀梁傳作伯尊字林宗尊也宗盟亦謂主盟賈義是也及大逵釋宮九達謂之達此云大逵當從爾雅宣十二年

傳至于達路或乃考工記之經涂九軌耳詩疏謂周禮經
涂九軌不名曰達杜注與爾雅不合三盟賈美大也
許莊公奔衛杜預云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按國君
出奔寧有不知蹤跡若實不知所往傳又何以言之知經
不書實是史文所略耳

居許東偏元和志東偏城在許州長葛縣東北五里許叔

所居即此城寰宇記今有東西兩城按西偏東偏當即許

之國都漢為許縣魏為許昌宋省入長社縣宋史地理志

許田縣為長社在今許州東三十里長葛本是鄭地在州西北

五十里地勢濶遠何得謂之居許東偏地志不通往往類

此

餉其口方言餉寄也或曰寓寄食為餉

卒出緞行出犬雞言若卒若行各以緞犬雞為詛也小雅

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滅也又盡也

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上十二邑本非王地王弗能有虛以

優鄭鄭亦弗能有而空失故采地此失八柄之馭不能服

人之一端也假令鄭託王命興師以與蘇氏爭地是教其

相賊害豈所以鎮撫宇內傳意雖未及億可以推之

不度德說文德外得於人內得于己也釋名德得也得事
宜也鄭莊能自用其威福息故不如也疏力年此其
有死者言有有死者又非首惡也顧炎武云非有名位之
人如司馬昭之族成濟十二本非王與王帝諸君也

桓公即位周官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
古者立位同字然此人旁即是杜預妄改古文疏
傳美而艷說文艷好而長也从豐豐大也淮南精神獻公
艷驪姬之美注好體曰艷與說文義同按此艷當作歆艷
之義郊特牲疏云歆艷是愛敬之言疏不與歆同

二年孔父穀梁傳孔父字謚也杜預因公穀兩家皆美孔父
故欲立異而稱名罪之非也顧炎武日知錄云家語本姓
篇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
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按若以
孔父為名則夫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為氏

傳立華氏也晉有弑君之罪無以自立故為此會以滌洗
之經書成宋亂者以此惠氏言立華氏為證此公羊家言
非也先言華氏是史文進稱猶諸侯預稱謚杜言晉未死
而賜族義亦了戾疏不與歆同

衡統追師注王后之衡筭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瑱筭卷髮者鄭辨衡筭異制以先鄭云衡維持冠者誤以衡筭為一物凡筭有二一以束髮一以同冠衡非維持冠所用也杜亦沿先鄭之誤衡蓋隋唐后妃首飾所名兩博鬢髮矣

鞶屬內則男鞶草玉藻注凡佩繫于草按大帶博四寸以束體草帶博二寸以繫鞶施佩易訟上文或錫之鞶帶虞翻注引內則文知此鞶屬亦草帶也方言帶謂之屬草帶之餘為屬大帶之餘為紳杜反以鞶屬為紳帶謬矣白虎通卷四男子所以有鞶帶者示有金草之事也晉書輿服志草帶古之鞶帶也隋書禮志阮譔以為有章印則于草帶佩之今博三寸半加金鏤麒麟螭鉤以相拘帶

藻率率即組也三禮圖云既以采色畫韋衣于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為繫故聘禮記云玄纁繫長尺紃組注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為地是也按疏云此組繫亦名纁藉即上文反命之時使者執圭垂纁上介執璋屈纁率與絳同詩傳絳絳也詩疏緇訓為絳絳是大紃說文作絳云素屬蓋其字從

絲知率正謂組也

不克紀年不克晉人殺潘父

三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元史歷志姜爰以為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爰合以今歷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秒

五州公如曹鄭王制注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此彼疏云張逸疑而不能解以問於鄭鄭答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為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為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按鄭以殷制大國不過百里周初猶因殷之地至周公始大其封公五百里至男百里故為此說其實虞虢之君始封當不止百里或是凌夷斥削或為戎狄并吞故春秋時漸微弱耳禮記射義注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則爵易崇地亦易削也服云州公在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為公劉光伯難之以為爵得稱公土亦應廣如不然者爵自王命受于當陽之朝土

因世守削于弁髦之代若能保其舊何至國危而不復乎
旒動而鼓尋賈逵許慎之義並以旒為發石後漢書袁紹
傳曹操乃發石車章懷注今之拋車也晉書卞壺傳賊峻
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旒則知古訓相承以旒為石明矣
唐書李密傳命護軍將軍田茂廣造雲旒三百具以機發
石為攻城械號將軍礮獨杜預以旒為旃漸染私說穿鑿
不經而宋儒遂廢雅故

傳且問左右杜氏鄭注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按以王討為
非則鄭之合戰射王為宜苟有人心必不至是殆為司馬
昭縣解耳經之不書王師敗何也曰君失其政臣無敢不
盡其節此大經也今鄭之待天王若夷狄然臨陳交鋒志
在必殺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哉後漢書孔融傳荊州劉
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
下其事融上疏曰劉表所為不軌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
其諱之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
臣露布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窺高岸
天險可得而登也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此
春秋之意也凌夷之漸謹于其小決壞之極諱于所尊杜

預拘傳例謂不以告故不書不知傳例自為諸侯發列國
弄兵蠻觸交爭書之不可勝書故有此例至于畿甸諸侯
天王問罪師敗身夷可書之事寧有大于此豈緣不告而
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以戎故不足諱也傳極
言鄭莊之姦狡而杜弼為滌洗鄭惡其于經傳皆憤憤而
肌決者矣

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律歷志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
室十四度驚蟄今日雨水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日驚蟄
是古歷以驚蟄為正月中氣淮南天文訓周書時訓並以
雨水為正月中是後人追改耳三月之清明穀雨今亦互
易唐大衍日度議曰周歷立夏日在紫觜二度于軌漏昏
角一度中蒼龍畢見

六年寔來釋詁寔是也杜解寔為實非也韓奕箋云實當作
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疏云凡言實者已有其事
可後實之今也方說所為不宜為實故轉為寔以此推經
上年州公如曹今年方來不可為實寔來者言于是乎來
也傳作實者猶之毛詩寔命不同韓詩作實命不同即方
俗聲同之誤張洽曰覲禮天子曰非他伯父寔來成二年

傳王曰鞏伯寔來今案書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略之也

嘉粟旨酒詩生民箋粟成就也

親其九族杜預用歐陽尚書說然助祭合食惟同姓耳當從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之義

以名生為信按名生之字所包甚廣唐叔虞公子友之事其偶然者白虎通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以尚書道殷家太甲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以殷有臣巫咸祖己又云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此所謂名生為信也

謂名生為信也

十一莫敖患之淮陰侯傳為楚連敖李奇云楚官張晏曰

司馬也按楚策斷脰決腹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攷

諸定四年傳即左司馬沈尹成則莫敖為司馬之官明矣

十四御廩災大雅召旻箋米之率糲十稗九鑿當為八待

御七疏云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

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

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按御米

則得二升一合以其為米之最精故以名廩文選注引月

今章句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釋言廩廩也釋文引孫炎云廩藏穀鮮潔也舍人云廩少鮮也按廩即御廩也此兼兩義以其經導擇自然鮮少治春尤精故得鮮潔漢惠帝紀注應劭曰擇米使正白為白粲五下廩米三十餘二十年十五鄭伯突出奔蔡釋例謂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愚按此與衛獻公出異經之所書或仍其赴告何者突本非嗣子祭仲立之徒以脅于宋人突之出也必不以臣逐君之事播於鄰國則突之歸其得失係于一身非有義例若臣逐君而更深責被逐之君豈扶陽抑陰之義哉左氏義深于君父而杜預自盡之九殆非年十六載其旌以先春官司常職頒旗物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人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于位朝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三者旌旗之細也疏云士喪禮銘旌制亦如此又大司馬注云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疏云若某官某姓某甲之名放此按壽子載旌

即是彼注所稱徽識以表急子之名號故賊見其旌而壽
子誤為所殺初以起又大同書云凡要將必欲燔燹而
年十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據長歷是年冬十月庚午朔元
史歷志大衍歷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對
蔡人召蔡季于陳杜預云桓侯無子名季而立之彙纂云
蔡季非獻舞預誤合為一人初以起又大同書云凡要將必欲燔燹而
年十齊人殺彭生杜預云不書非卿陳傅良曰杜氏說非
是殺彭生不書嫌討賊也趙汭曰史既諱戕書薨則殺彭
生必不復書初以起又大同書云凡要將必欲燔燹而
竝后至耦國韓非說疑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嫡子
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二
莊公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公在諒陰慮齊侯當親迎
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按鄭以諒間為凶廬預以諒間為心
喪子之於父母從無心喪之文若如預意則不共天之讐
可釋三年不祭之服已除參預嘉禮本自無傷但不忍純
以吉禮翻美莊公之得宜悖亂莫甚焉善乎穀梁之言曰
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可以接弁冕也
傳絕不為親禮也文姜罪大母子之義已絕但子無出母
之道故春秋婉其文曰孫于齊釋文遜遜也謂逃去見姜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二
莊公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公在諒陰慮齊侯當親迎
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按鄭以諒間為凶廬預以諒間為心
喪子之於父母從無心喪之文若如預意則不共天之讐
可釋三年不祭之服已除參預嘉禮本自無傷但不忍純
以吉禮翻美莊公之得宜悖亂莫甚焉善乎穀梁之言曰
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可以接弁冕也
傳絕不為親禮也文姜罪大母子之義已絕但子無出母
之道故春秋婉其文曰孫于齊釋文遜遜也謂逃去見姜

之自絕去氏焉以貶之於是焉莊公可以已矣曰此禮也
率義之謂禮夫成乎其為母子者未有不稱氏也故凱風
曰母氏汪非曰莊公立而文姜出蓋猶有畏懼羞惡之心
焉至於逾年而無防閑責備之者則遂肆不知忌六年之
中而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齊者又一其惡益深而
無羞恥也益甚矣春秋備書於冊凡以絕之也惠棟曰說苑曰絕文

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正與此同

為外禮也傳意言於外禮也莊公之為之非禮也杜預言
齊已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讐齊此蠻獠殺父以狗償母之

智也

三傳疾之也按傳疾之之義雖不明言然玩六年經云王人救衛又云齊人來歸衛寶則莊公釋仇而與之比肩從事同惡相濟桓公身為篡弑而成宋亂莊公身自忘義而助衛惡由其躬行不韙致茲披猖傳發明經意疾之者疾莊公也然左氏身是魯史直指君惡懼以危身故彷彿其辭與輦帥師語同藉以含蓄耳蓋前此築王姬之館為齊主昏猶曰王命也溺會齊師伐衛孰使之乎注家徒牽於前後之例而昧是非之心隱四年輦帥師曰疾之者疾輦

有無君之心擅盜兵柄為篡弒之萌非獨於帥師時敗也
終隱之世輩不稱公子也溺于莊公初無疵戾又會齊師
伐衛書法與輩不同然則疾之之義通計五年六年伐衛
言之其疾莊公顯矣曾文直註故齊師以疾伐齊其
年四公及齊人狩于禚杜云越境與齊微者狩失禮按莊公
雖無人心何為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
微者安能儼然與鄰國之君狩然則人者齊侯也莊公安
之而書者為愧之因而微之不即言微莊公平戰矛
傳授師矛焉傳言楚始用兵車也考工記兵車戈及戰矛

四等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楛木之下管子地員篇懸泉其地不乾其木乃楛漢書西
域傳楛木心似松明統志楛池在德安府應城縣治南楚
武王卒于楛木即此一統志楛山在安陸府鍾祥縣東一
里

年來歸衛俘疏云寶古文作保為保與俘相似故誤惠云
李氏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保與寶同周書顧命陳寶赤
刀說文引作宗按說文宗藏也本寶之正字胡安國曰按尚書稱遂伐

三賸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寶者釋辭

傳度其本末按度其本者其人於義當立者也度其末者
其人立後能安固國家以不齊噬齋說文齊從肉齊聲
八傳我奚御哉言不女御也詩傳御禦也淮南時則訓注
御止也

年十傳彼竭我盈孫子軍爭篇三軍可奪氣是故朝氣銳晝
氣惰暮氣歸用兵者逆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孫
子之言蓋本於此

年十一傳臧孫辰曰惠云上載文仲之言終錄哀伯之語按

世本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
辰文仲為哀伯之孫世次不相及且史官所載一時之言
無祖書名孫稱謚者達當作辰傳寫誤也欽韓按達字不
誤上文仲誤耳始言宋之當興尚不審其辭今之人後知
御說言宜為君則其時御說已立矣文仲於此時尚幼小
若追論其事不應不審御說之辭又可知哀伯之言亦非
一時傳括言之耳伯氏瓶殆歿於哀伯之先故無謚文仲
以孫繼祖也韓詩外傳三以為孔子語

生搏之注云不書獲萬時未為卿按審其時不為卿則被

獲贖歸反以卿追賞其功乎以卿賞之而又斬之無是理也計史以敗其師為重故略萬不書

年十二及其大夫仇牧仇牧殉君之難固聖人所必褒也杜預獨以為無善可褒此彼時之議高貴鄉公死而王經族

誅者也具此污見欲注聖經難矣夫文中之意也世系表宋戴公系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於蕭以

傳蕭叔大心顧炎武曰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唐書宰相世系表宋戴公系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於蕭以為附庸今徐州府蕭縣是也

年十四傳其氣燄以取之惠氏辨燄本為炎按後漢書任光傳光炎燭天地可證古只作炎

繩息媯廣雅釋詁詭譽也小爾雅作繩蓋借繩為詭耳縱弗能死列女貞順傳息君夫人自殺

年十七多麋京房易傳廢正作淫為火不明則國多麋麋陰類故多麋記其異張華博物志東陽縣多麋百千為羣掘

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畷民人隨此畷種田不耕而獲其收百倍則麋非害稼之物

傳鄭不朝也鄭玉曰同盟於幽在去年之十二月纔踰月爾安得便責其不朝當是以事來聘應對失詞或禮慢而

錫爵案呂氏春秋四月紀周公旦作詩以繩文王之德繩亦當訓譽禮記表記君子不以口譽人鄭云譽繩也字均作繩陸元朗左傳音義繩說文作繩今說文無此字蓋繩為正字繩為假借字陸氏猶見古本說文故知訓譽之繩當從言旁也

見執耳按鄭既行成身不自朝而使一介來往故傳以不朝言之陳述本曰同盟及也去平之十二月年十八三月日有食之長歷三月係癸未朔按隋歷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歷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今歷推之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五為三去平之平即陳國之東傳王饗醴饗當作享聘禮賓執圭致命公受玉賓出擯者出請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乘皮公受幣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奉束錦以請覲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公出迎賓宰夫實解以醴薦脯醢公用束帛庭實乘馬其行禮之次第獻酬之儀物如此若諸侯朝王其次序亦同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三享即聘禮之加璧享覲禮所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也再裸即聘禮之禮賓也前乎此者致館致殮後乎此者致饗餼致饗食大行人云饗禮九獻食禮九舉鄭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醴賓之時不名為饗以其但有脯醢無牲牢也杜預云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此目不見周禮禮經者也同九宮樂會之禮也與出之禮也

命之宥宥與侑同此當饗食之節也鹿鳴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掌客職上公三饗三食三

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注云若弗酌謂君有故包疾病祭祀凶喪之

事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

之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

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此明饗食皆有幣聘禮注云幣所用

未聞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鄭以兩經但云致幣不

審多少之數故據禮賓之時惟束帛乘馬勸飲食之幣不

然不能多于彼矣若親饗食則君自致之公食大夫禮云

賓三飯庭實設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

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

之欲用深安賓也此酬侑之幣親送于饗食賓之時也

玉五穀馬三匹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四馬亞之重賜

無數注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按加賜之物則寶玉彝

器之屬此禮賓所用非送爵相酬之玉幣也禮器云琥璜

爵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疏云琥璜非

爵名經云琥璜爵故知琥璜送爵也諸侯于聘賓惟用束

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

侯相酬也今按上云命宥此即宥之儀也亦當有幣小行人職琥以繡璜以黼言玉則幣可知禮用乘馬此惟三匹亦非典也

不言其來諱之也註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按戎狄為中國之患故諱言其來喜其捍禦有素故書追之魯之疆場猶能自保若來而不知侵而無備則國非其國杜預此解同兒戲矣此戎即伐凡伯之戎也水經注濟瀆自濟陽縣故城南東逕我城北

夕室夕室非地名晏子雜下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今之夕者周之連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呂覽明理篇常主為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于夕室也注云夕室以喻悲人也玩呂覽文則死者之所為夕室

大閤若漢之光祿勳也百官公卿表如濬引胡廣曰勳之言閤也閤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故漢制公卿將大夫以下有罪被劾者輒移光祿勳禁止不得入殿門古文苑揚雄光祿勳箴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艮卦九三屬閤心虞翻曰艮為閤閤守門人古閤作熏

字如虞義則光祿勳之言聞審矣杜預云若城門校尉非也
二十傳取其寶器而還紀年子頽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
府多取玉玉化為蜮射人
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韓非五蠹篇司寇行刑君為之不
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之流涕
后之鞶鑑杜云鞶帶而以鑑為飾今西方羌胡猶然按准
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鵝鷄而朝高誘註以大貝飾帶
史記佞幸傳孝惠時郎中皆貝帶蓋胡服或以貝飾之未
必以鏡為飾也鞶鑑自是二物鄭解內則云鞶亦囊盛悅
中者魏志曹瞞傳操佻易自佩小鞶囊盛手巾細物東觀
漢記詔賜鄧遵虎頭鞶囊一鄭之詁經篤矣孔穎達亦子
目不知書輒肆譏評可恨
二十肆大青賈逵以文姜為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
也按莊公尚不讐齊何有讐其母普天曠蕩蒯夫人得同
其例否此晉武帝以調孫秀非真有其事賈乃創之于前
徒見經文下即有蔡文姜之事強傅合之耳
傳死告呂覽贊能注告白也漢書高紀注告者請謁之言

謂請休耳黃帝始去白也書云既去其酒既去其酒未卜其夜服云臣將享君必示之示戒慎也按飲酒有饗有燕彤弓詩云一朝饗之所謂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也燕禮閭人為燭湛露詩燕厭夜飲則燕固以火繼之臣飲君有饗而無燕晏子雜篇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上章云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民此又前期卜日證之也曹山自謂小變

遇觀之否杜云六爻皆有變象劉炫云觀之否者為觀卦之否爻屯之否者為屯卦之否爻皆不取後卦之義惠云筮法有三爻四爻變止占一爻者觀之否即觀之六四也否比之卦劉氏之說是也不然左氏所占卦數處當時豈皆一爻變之乎二篇六十四卦其中六爻有不變有升有降有剛柔易位杜未通易理概言之曰六爻皆有變象非也何公以齊莊公也

二年公如齊觀社墨子明鬼篇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當稷社稷即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又曰王里國中里徼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

齊之神社詳彼文則齊之社固著問矣平西獄不備也
傳諸侯有王讀如終王之王服云有王朝于王小行人職
諸侯入王鄭司農云入王朝于王也
四年公如齊逆女啖助曰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書者皆
譏也劉敞曰譏以讐之子共宗廟也杜預云禮也非
大夫宗婦覲用幣杜預云大夫宗婦同贄俱見按禮有內
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
之外宗又得蕪母之黨雜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鄭
云謂姊妹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
大記所謂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通謂之外宗服問
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覲則外內宗之
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覲夫非謂大夫與宗婦雙
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贄者
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於男子故志其非禮杜預函莽
疏強欲扶其說又無證據徒謂小君與君同體義亦當見
此等荒謬誕妄處直孔氏手筆矣列女傳嬖孽六亦載此
事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較傳語尤明則注疏之謬灼
然矣

然矣
六氏
春秋
左傳
卷之六
六氏

二十六年辛未朔日有食之元史歷志大衍推之七月辛
未朔交分入食限元史無限也神書語云即限去歲之朔也
鼓用牲于社地官牧人職凡外祭毀事用虋可也注虋謂
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事即此所用牲不
以牲也入而用帶是無限也長姑法其非毀林齊國春
傳非常也顧棟高云正義謂以前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
七月為六月不當伐鼓用幣故云非常鼓之月此說非也
傳謂非常者以六月為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不
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
者餘月即常月也經于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
日食而此為首見故須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
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年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
乎按顧說是也古歷本疏杜預與大衍所推未必悉合經
紀其鼓用牲正以儆懼天變發明經意見常食不書鼓用
牲而此書之義若以為本非六月不當鼓用牲則應言司
歷之過僅如杜預解傳文為不辭矣元史無宗廟之事立后
非日月之青不鼓傳以此章亦上非常恐學者誤會故著
此句見亦之義與上條自別上云非常見用牲伐鼓之故

此亦非常見不必用牲伐鼓二云非常見用牲伐鼓
二年傳大司空王制大國三卿正義崔氏云三卿者依周
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
空兼司寇之事春秋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
為司空此是三卿也按晉宋于後並著六卿之號當獻公
時雖不審即備六卿以不要士為新有功由大夫升為卿
循其名則下卿也加大字者以晉別有司空主功役之事
秩是大夫故以大別之自孫云平至二十四平凡六
二年衛人敗績杜預云不地者史失之按不地者齊聲罪
致討也已薄其國都城門之外即為戰場可不言地非史
失之也
傳烝于齊姜元和志晉齊姜墓在絳州正平縣南九里太
子申生之母也
小戎子蓋後為陸渾之戎陸粲曰據傳云允姓之姦居于
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此非允姓別為一戎而子其姓
也也
使俱曰按此二五于言下假說眾人夸美之詞以聳動獻
公說士之常調如此杜預謂獻公不決驪姬復使二五說

之則此三字于文為不辭且上文語氣亦不似杜瘦於訓
古名物俱是鈍置下言不歸於人者美之歸之皆謂
而振萬馬詩簡兮箋萬舞干舞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殷周各有
萬舞以象湯武之武功商頌云萬舞有奕周頌序云維清
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下文夫人云先
君以是舞習戎備則楚亦自制萬舞振者樂記注云振鐸
以為節也

二十九年傳有蜚為災也羅願爾雅翼劉歆言食穀為災者未
當蜚者負盤臭蟲也今負盤好以清旦集于稻上食稻花
田家率以蚤作掇拾置他所至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
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燻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

爾雅曰公穀南齊公信法入其聲高結五使聲出也

三十九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唐志大衍合朔議莊公三十
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
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為定朔殷歷雖合適然耳非正
也元歷志今歷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者交分
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

二十公子慶父如齊杜預云慶父懼而失齊欲以求援時
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劉敞曰非也傳云成季奔陳立閔
然則立閔公者慶父也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
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者真告立君也又何假焉平三
從之閔說文閔閉門也詩傳閔閉也言閉門拒公公三十
割臂盟公淮南齊俗訓越人契臂高誘注刻臂出血列子
釋文引許慎注契刻臂出血詩傳閔閉也言閉門拒公公三十
講於梁氏大宗伯職凡祀大神治其大理注治猶簡習也
豫簡習大禮又小宗伯職肄業為位注肄習也若今時肄
司徒府也漢書楊惲傳太僕戴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蓋
長樂奉詔率百官肄丞相府也高麗平公高之七餘說
閔公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詩出車箋云簡書戒命也鄰
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按古者大事書之於策
小者書之于簡簡單札也國有急難不暇連簡為策單執
簡往告猶今之羽檄矣魏志王凌傳注凌遙謂太傅懿曰
卿直以折簡召我我敢不至耶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
者故也是知倉卒便易以簡施之云故疏晉國西盡何
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言天祚太子終有晉國勸其且逃

以待命夫亡其無言乎言天孫太子孫在晉國其且辛廖占之杜云辛廖晉大夫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于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為晉大夫服氏說以為畢萬在周筮仕于晉也魏世家畢公高之後後安而能殺此言震之變坤也虞氏逸象坤為安為殺杜預言震殺非也言震殺非也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惠云坤為民畢公高之子孫始仕於晉為民之象復其始者比互坤坤變成震為復震為侯復其始之為侯也復其始之為侯也

二年乃縊杜預云季子推親親之恩故略其罪不書殺按杜預于公穀二家一例刊落獨此襲公羊之謬說漢武帝責劉屈氂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又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檀弓曰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豬焉然則慶父之罪至夷宗豈得推恩使從容自謀乎季友于是失刑于是忘忠矣春秋不書殺與卒者內大惡諱也有慶父為元凶國之恥也之恥也

季氏亡則魯不昌言與魯為終始然其事世家不載春秋
費為季氏私邑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
請出寇罷而後復來則費君立國即在哀公孫越後矣孟
子有費惠公趙岐云小國之君呂覽懼勢篇以滕費則勞
以鄆魯則逸楚世家鄆費邾邳者羅龍鳥也此四國頃襄王
時尚存蓋亦與魯同滅于楚六國心不務會秦七又責問
衣之偏衣春官司服職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為
弁又以為衣裳按此所謂均服也衣與裳同色瞻彼洛矣
箋諸侯世子服韎韐之韠爵弁服紵衣纁裳則亦皆赤色
太子申生之服當仿此若非出兵亦不用純色故朝服緇
衣素裳元端服之裳天子諸侯以朱上士以元中士以黃
下士前元後黃不嫌雜色聘禮卿韋弁歸饗餼注云韋弁
韎韋之弁蓋韎而為衣而素裳彼非兵事入廟不得純如
兵服也今太子出兵乃用偏衣上下異色明非制也射服
則佩之度玉藻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射服射服用
虎涼廣雅釋詁涼薄也無赤今以緇亦似示無常也
玦離荀子大略絕人以玦反絕以環白虎通諫諍篇臣待
放于郊君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亦皆

尨奇無常奇讀如奇耦之奇續漢輿服志祀宗廟諸祀皆服衲元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綉絲示其赤心奉神也戎事亦貴一心致愜于敵故純赤今以偏衣則示無常也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雜記注帛引作白按諸侯元端服用十五升布爵弁用三十升布皮弁元端皆以布為衣惟冕與爵弁服用絲耳今此衣制蓋亦不殊稍麤沽以示儉蓋答布之類冠本布今以帛猶諸麻冕而易以紵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三

吳沈欽韓文起學

僖公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並列三國各著其勞也春秋錄織芥之善諸侯能帥師以救鄰國之患以師為重故不書爵

年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服杜解皆非也言虞國往日因冀不道興師伐之冀之創君實使之以見鄰國得相征伐起已伐虢亦有故

為己甚矣按夫家弱不能討又哀姜為僖公君母無自討之理然則討之誅之是也桓公所以伯也

年傳不曰旱不為災也得救災之道後漢書黃瓊傳注引
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
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責絀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
人誅傾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
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請以身塞無狀也
年四及江人黃人伐陳高氏曰此書及者非魯及之也蒙上
齊人執轅濤塗齊及之耳按杜預乃因穀梁內師之說然
預何以知齊不行也

傳風馬牛不相及服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高誘呂

氏季春紀注繫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從牝于

牧之野風合之管子侈靡篇佶堯之時牛馬之牧不相及

張世南游宦紀聞牛走順風馬走逆風亦是一理

五侯九伯詩苑邱疏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為

州牧也九伯伯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

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按太公卒後周公主陝以西自陝以

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五

等諸侯九州之伯服虔如此解是天子何異何夾輔之有

也鄭說如此按周禮八命作牧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

子之國曰牧于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侯既為牧其佐自然
伯矣按孔穎達本不知鄭學此傳疏雖引鄭說乃有心排
抑文理不分明故復錄之彼貪常嗜瓊者專杜預記甚易
關記宜其以鄭為煩碎不近俗情也

夾輔周室儀禮既夕注在左右曰夾穆天子傳左右夾佩
注夾佩左右兩佩詩疏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此言太公周
公分陝佐治也夾亦通俠檀弓上則與賓主夾之也釋文

夾本又作俠哀十三年公羊傳注滕薛俠較而趨不昧
昭王南征而不復高誘注引傳征下有沒字唐石經旁添
紀年昭王十八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曠雉免皆震

喪六師于漢王涉呂氏春秋音初篇周昭王親將征荆辛
餘靡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擅于漢中
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按振者蓋出其屍也劉恕

通鑑外紀昭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膠船王至
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
微福微當作傲佩鱗傲古堯翻傲倖傲古弔翻循也小道

也毛居正六經正誤傲幸之傲從人巡微之微從不律音
斥傳誤已久不敢改也

絲斷傳也書曰草曰狐曰鼠

扉屨方言扉屨麤履也絲恹引字書曰草曰扉麻曰屨
攘公之踰釋畜夏羊牡曰踰列子天瑞篇老踰之為獲也
張湛注踰牡羊也玩繇意言專聽生姦其變乃至攘主人
之羊杜預謂變乃攘公之美不辭甚矣

一薰一蕕沈括筆談零陵香本名蕕古之蘭蕕是也又名
薰管子地員其草魚腸與蕕子虛賦菴蘭軒于張揖云軒
于生水中小草也又蕕蕕果也又蕕公辭于蕕中
五杞伯姬來朝其子杜預云時子年在十歲左右按曲禮
問國君之子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春官典命職適
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度必堪其事年在冠婚而後可
也未有十歲幼童得行朝義預之此言不知何據

晉人執虞公杜云晉侯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
以滅同姓為譏按春秋之義有見於彼而略於此者於彼
見一義於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於衛侯燬滅
邢見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之國
亡身虜有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為可恕也劫
賊殺人取財而分貨於下罪亦可免乎
傳辛亥朔日南至隋志春秋緯命歷序魯僖五年壬子朔

錫爵案陳詩原
讀書證疑云說
文輔人煩車也
傳有春秋傳曰
輔車相依字面
部有輔煩字車
輔字許君未必
之當煩輔也淮南
人間訓夫虞之與
號若車之有輪
依于車亦依輪
不作牙車解

旦冬至
觀臺尚書大傳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注惡讀為亞亞
次也觀臺口口如天時占候也大雅靈臺疏引服注天子
曰靈臺諸侯曰觀臺鄭說靈臺與辟雍同處則魯之觀臺
亦在泮宮玉藻皮弁以聽朔于太廟公既視朔遂登觀臺
衣準云遂者遂事之名不必與太廟同處也
不校大戴用兵篇子曰蜂虻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
身苞氏論語注校報也
輔車相依小雅正月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輔是可解
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韓非十過篇宮
之奇諫曰虞之有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義同
小雅淮南人間訓云如車之如有輪杜解迂謬
脣亡齒寒莊子胠篋篇脣竭則齒寒韓非在韓篇脣亡則
齒寒亦為趙策張孟談說趙魏語
藏 在盟府周書大聚解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
朔之周官司約職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
注云今俗語有鐵券丹書此舊典之遺言又司勳職大功
司勳藏其貳注云貳猶副也功書藏于天府又副於此者

以其主賞按天府職未見其事書蘇下天初又傳於山春
神必據我詩傳據依也書山書與之重言又曰傳於天初

均服振振續與服志宗廟諸祀皆服約玄獨斷曰約紺繒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袵玄注古文袵為約袵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也此均服者亦謂衣裳皆絳

天策焯焯晉書天文志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前一星曰策星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僕星經策星西入壁半度去北辰四十二度又云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主章祝巫官也傳所云天策者蓋策星也傳云日在尾月在策日

東月西明策星在西方杜預云天策傳說星疏謂天官書之文考天官書無此文也宋史天文志云左氏傳天策焯焯即傅星也乃是襲杜預之謬說不足為據非左氏傳也

年傳知臣莫若君管子大匡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下麻古臨大美陳東國非公一也何難
洩氏孔氏子人氏洩氏隱四年之洩駕僖二十年之洩堵寇是也孔氏二孔叔子人氏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名語者也心函文善陳歸亡之端心今先心文心誠實無假

年用致夫人鄭玉曰夫人無姓氏遂至紛紜左氏以為哀

姜公羊以為齊媵穀梁以為立妾之辭而劉向以為成風
又有以為文姜則權子之說也以今考之若以為齊媵則
僖公賢君必不以妾為夫人桓公伯主必不脅人以妾為
妻若謂成風則僖公豈有為父立妻之禮成風既非始嫁
又非祔主安可致于廟若謂文姜則事隔莊公一世何緣
至此方祔惟以為哀姜則庶幾近之欽韓按左氏固信而
有徵然以此為哀姜竊有未安何者僖公本非哀姜所生
犯淫昏之罪被殊死之刑不以令終豈堪入廟其殺之者
齊桓公也桓公行伯實為義舉豈可齊殺之魯夫人之配
食先君齊桓之心必不憚僖公亦斷不為若使僖公忘國
危之恥而媚已死之鬼則請葬時固已並行必不待八年
之久方憐其餒魂無主也然則夫人者洵成風也妾媵無
助祭之事孫復春秋發微曰僖公妾也嫁非廟見不得與祭也尊成風謂將來祔食
之地乃致成風為此日入廟之典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
之或謂舅歿姑老常傳家事于長婦雖正適夫人既有嗣
君則宗廟之祭君與其嫡為之而母不與成風胡為而致
于廟也曰喪禮所謂主人者其嗣子也其主婦則死者之
妻也執喪推母為主婦則祭祀固推母為主婦矣喪服曰

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何也宗子之妻以有姑在不與祭故族人無服賈公彥曰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此亦準酌人情逾七十之年篤老不復堪奉邁豆耳是成風之助祭無疑也若公羊云僖公本娶楚女為夫人乃無稽之言哀二十四年宗人釁夏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皆擇明德舊族其秩次班班可考魯與楚素非異姓華夷之辨見于魯頌必不共奉宗廟又齊于楚風馬牛不相及楚即嫁女於魯齊肯以姑姊妹為媵哉此極易曉俗情好異不自見其睫耳

權皋之言又無足辨也

漢武帝崩後衛皇后以罪誅不得配食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

食戾太子好穀梁其說已行漢人制度每循經術故事亦其一端也

傳則弗致也傳意言哀姜四事俱無一朝入廟為非禮杜預言哀姜惟不薨於寢故不得致顯與傳違僖公請葬但愍其暴棺自然不反殯豈得援嗣子即位柩前之例復正棺於兩楹之間與君薨於外者比乎若先已祔姑又奚為而致之身淫被殺魯國蒙恥不赴同盟又可知矣杜何所置喙乎

九傳小白余釋詰余身也郭璞云今人亦自呼為身按魏

志后妃傳毛皇后父嘉封侯語輒自謂侯身南史孔覲之
傳云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庾悅傳劉毅相聞曰身今年未
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是彼時並稱我為身也
藐諸孤呂忱字林藐小兒笑也廣雅釋詁藐小也
貞也韓非難三死君復生臣不愧而後為貞
公家之利高誘曰公家公之朝也

于次士喪禮注次謂斬衰倚廬又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
東方北戶疏東方者以中門內殯宮之哭位在阼階下西
面鄉殯明廬在中門外亦東方向殯北戶倚東壁為序一
頭至北取鄉陰至既虞之後挂楣翦屏乃西鄉開戶也按
殯在路寢西階也

荀息有焉杜預謂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按司馬文正
傳家集荀息論云立婦以長正也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
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
息之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也然
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元凱失左氏
之意矣

隰朋潛夫論志氏族隰氏姜姓

婦字當是嫡字
之誤

年秋滅溫杜預云滅而居其土地按襄王以賜晉文公秋固未嘗居之也

傳殺里克以說杜預云自解說不篡按以說謂示討惡之義夷吾久在外其入也乘國之主假援鄰好何嫌於篡而欲自解說曰蘇秦以蘇氏之非所說以蘇氏之長國苗傳夷吾無禮韋昭曰惠公烝于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唐以賈君為申生妃非也按唐固之說於無禮更為切近

若重問聘禮賓朝服問卿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禮問本如此

七輿大夫服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輿大夫為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按韓非外儲左苗賁皇曰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是輿者大夫家卒乘之名大司馬屬有輿司馬上士八人服以為輿帥是也

賜晉侯命周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韋昭雲端委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

士服也王制諸侯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
按未賜爵即謂未賜命者小雅箋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
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使代卿士
將六軍而出正義云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紱不得
服士服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于正君白虎通世子受爵
命衣士服何嫌不敢自尊也蓋成周之隆天子統御諸侯
畏威外諸侯雖得世國猶須王命方敢用其車服公羊傳
云錫命者何加我服也春秋時諸侯不待天子之命天子
亦或賜或不賜不以此為重輕也又知賜命以車服為正
事其受玉者乃將命之飾耳杜預謂所賜命圭舛矣
受玉玉人職琬圭九寸而纒以象德注琬圭亦玉使之瑞
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疏引天王
使毛伯來錫公命為證則此受玉者受琬圭也知非命圭
者以玉人之事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
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躬圭伯守之
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然則諸侯
自始封以來受諸天子世世守之惟朝覲執以見王尚書
大傳諸侯執所受圭朝于天子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

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故諸侯朝覲畢王
還其玉是常禮也其尋常聘問亦別有玉典瑞職云瑑圭
璋璧琮以頒聘聘義云已聘而還圭璋諸侯自相聘問既
然還玉則諸侯于天子之玉亦還于事畢可知圭於
情於受瑞聘禮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升而
楹西致命公當楹再拜是鄰國之臣致其君之命再拜方
受於天子之使致命則降階再拜稽首可知也晉語說惠
公受瑞事云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則其情而不共甚矣
瑞是玉之通稱典瑞職注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
信也故珍圭至琬圭鄭通解為瑞節不獨命圭稱瑞也杜
預韋昭等近見尚書五瑞之文見此傳有受瑞之語遂誤
似為命圭周語襄王賜晉惠公命韋云命瑞命也諸侯即
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也下賜晉文公命則復解云
命命服也同是賜命而所解異辭緣外傳叙惠公但言受
玉叙文公但云受冕服其實致玉時即致冕服致冕服前
亦送玉但所指各異舉一見二自可意會而韋氏猶滯於
彼何怪乎杜預之淺學也

年十二月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元志姜夔云三月朔交不應食

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五
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
入食限蓋五誤為三年一月二日百歲會四車九餘餘
傳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注云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惠
云史記管仲列傳曰子孫世祿于齊十餘世索隱按世本
云莊仲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
產成子豫豫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
產景子能涉能涉生微凡九代也

十四年傳公怒止之傳言止則但留而不遣明非絕昏也此
年曰止之明年曰歸于鄆兩事可發明其不言而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高誘淮南注皮盡則毛無所傅也新
序雜事二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
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
無所恃焉云

十五年傳不書朔與日長歷五月壬子朔隋志劉孝孫推合
癸未朔元志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入食限差一閏
今歷推之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日一千三百一十
六入食限林師云癸丑公必以無動云

屬賈君焉杜預云獻公次妃按傳云娶於賈無子明始適夫人也預何從知為次妃蓋誤認寵驪姬為夫人遂謂獻公先無正室大詩駘四頁冬上解去之八會却去一聞盡納羣公子杜云武獻之族按獻公之子九人申生之難被逐晉語云驪姬又譖二公子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與武公無涉漢白百歲其夫文君曰故不以其象蓋而子

涉河侯車敗劉炫以為侯車秦伯之車顧炎武云五字乃事實非人之詞當依劉說按此亦占詞也秦伯筮之既旅占以為吉而復有涉河侯車敗之語故疑其不吉而詰之也秦伐晉則秦當渡河下文三敗及韓韓是晉地故晉侯曰寇深若謂秦方涉河晉侯之車已敗則前後事俱不相屬漢書中下之公姑之夫合名晉以車故韓韓是晉地

三去之餘獲其雄狐邵竇曰千乘侯國之車數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惠云此與成十六年其卦遇復皆占七八為夏商之易狐者以蠱惑為事夷吾禮有雄狐之行故云必其君也齊詩有雄狐謂

襄公齊詩南風真去慈火也蠱卦釋詩詩古亦

亂氣狡憤淮南倣真注狡少也廣雅釋詁狡健也古狡好
之字書俱混為狡月令養狡詩狡童傳昭公有壯狡之志
正義孫毓云此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樂記注引此
傳作血氣狡憤此狡宜作交釋文狡本又作交疏云言馬
之血氣狡作憤怒也疏亦作交字解傳刻誤也

拔舍大司馬職中夏教芟舍注舍草止也詩傳芟草舍也
正義草中止舍故云芟舍字當从草尉繚子武議篇吳起
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檉蓋之以蔽霜露此芟舍之事也
說苑尊賢篇削迹拔樹以從亦謂舍於樹下也

免服衰經逆問喪篇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
免以代之注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又士喪禮
注至小斂變服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此穆姬
之服當如喪服女子子適人為昆弟之為父後者齊衰期
惠公師喪身虜雖未即死而同於死凡喪禮更事須致哀
則問故雜記从柩及哭並免此聞晉侯將至當袒而哭故
以免也玉藻注免悲哀哭踊之時也宋程泰之謂免如免
冠之免反以鄭義為非不知於此傳作何解也妄矣
曰上天降災至裁之疏云此下至惟君裁之左傳文本無

此後人妄增耳按釋文亦言古本無此四十七字然列女傳叙穆姬並以傳文有此語孔陸之本偶爾褫奪耳

作州兵案周官兵器本鄉師所掌州共賓器而已今更令作之也惠云州兵猶魯之作丘甲也

遇歸妹之睽此占亦只就歸妹上爻變成睽象與觀之否同服以離為戈兵兌為羊震變為離用兵刺羊之象三至五有坎象坎為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震為竹竹為筐震變為離離為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三至五為坎坎為月月生西方故為西鄰坎為水兌為澤澤受

水故坎責之澤澤償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兌為金離為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離為火為日秦嬴姓水位三至五為坎象水勝火故為羸敗姬五至三有坎為水象震為車車得水而脫其輓也震為龍龍為諸侯旂離之震故火焚其旂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坎為寇為弓故曰寇張之弧按服之言象畧與虞翻同真能變而通之者橫為空疎寡學之徒排退故復錄之六為宗廟指歸妹上六故云木遇金而敗

於宗丘

也服云一坎故陰離離之卦也當此

此一役也服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按當從服解杜預云
還惠公復可當一事之功曲戾費解呂甥對秦伯必不出
此

饋七牢焉周禮掌客職侯伯饗殮七牢

十六六鷁退飛白孔六帖引三蒼云鷁鳥高飛似雁目相

擊而孕吐而生子其色蒼白徐鍇繫傳一曰鷁一身九頭

傳今茲魯多大喪惠云呂覽任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

誘曰茲年也此與襄二十八年今茲宋鄭其饑乎茲皆當

訓為年

年十七傳以為太子韓非難三人有設桓公隱者桓公不能

射管仲射曰三難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

廟禮太子蓋即此事

雍巫杜預云即易牙按史記集解賈逵亦以為易牙為雍

巫字索隱曰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

欽韓按管子小稱篇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

開方又呂覽知按篇桓公曰常之巫審于死生能去苛病

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

常之巫相與作亂如二書所言堂巫常之巫與此雍巫決

是一人又有從中出之事其有寵于衛共姬信矣傳于寺
人貂上脫易牙耳也於中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殞長歷十二月乙亥九日辛巳十
五日按禮殞於日出時言夜殞明其非常晏子諫上桓公
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

十八傳無以鑄兵說苑指武篇楚劍利倡優拙

十九邢人狄人伐衛杜云史異辭傳無義例趙鵬飛曰狄

書人便文爾如襄五年成之會書吳人鄆人蓋不可曰吳

鄆人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今狄與邢伐衛書

人至二十一年狄獨侵衛則復書狄而已按穀梁善狄救

齊人能伐衛進而稱人此最不通春秋之書顧以襄狄為

務哉胡安國復竊其說無是非之心者也

二十執宋公以伐宋杜預云為諸侯所疾故總見眾國共

執之文按宋襄雖寡德中夏之上公也楚雖强大荆山之

蠻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為禮樂之邦羞俾強梁之志逞聖

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之執宋故不言楚此公羊之義所

可從也杜預於大義全然憤憤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經曰使則有使之者矣使之者非楚

子乎

吳澄曰稱使則知為楚子矣

既是來魯豈有不稱君命而私交乎

杜預謂不稱君命行禮故曰楚人此闕鼠穴而昧康莊也

經不言楚子者亦惡楚也蠻夷得志矜夸上國由上無明

天子下無賢方伯以致此

傳修城郭服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修城郭為守備按民艱于食故修土功給其稍食亦救荒之策若宋史趙抃於越州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是也

二十祭於野者野祭亦非禮蜀志諸葛亮初亡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陸等上表曰祭嘗止於

私門廟象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道在昔者也周禮太祝職九祭二曰衍祭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又男巫望祀望衍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封禪書注李奇曰山阪曰衍索隱引李奇曰三輔謂山陵間為衍也是野祭即古之衍祭漢書武帝紀止禁巫祠道中

大司馬固諫顧炎武曰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詞以諫按子魚為左師不為大司馬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是此大司馬固矣顧失之

司馬曰即大司馬固省文耳杜預謂子魚又非也

門官殲焉門官即門子也卿大夫之子弟衛公若唐之三衛矣襄九年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鼓儵可也廣雅釋詁儵疾也周語戎狄冒沒輕儵注儵進退上下無列也

二十傳策名委質傳選曰質古贄字管子今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贄也欽韓按春秋交質之字並同置音士相見禮凡敵者再拜送贄卑者奠贄再

拜不親授若始見於君執贄至下容彌盛所謂委質者委贄於庭不敢送於君前也聘禮賓覲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入門右東上奠幣皆是奠諸地杜以質為形體委為屈膝於典制毫無所知鄙倍甚矣

杞夷也杞自同夷不勤職貢故天下黜以夷狄之爵劉敞曰天子貶之也杜預謂仲尼貶之此何異何休之進滕侯薛侯以其朝魯乎

不然則否按此謂未同盟之人本不審其名故不赴名不書也若已同盟雖不赴名策書固已悉之書其名無不審

之患攷經中則有未同盟而書名無同盟而不書名者杜
解此句謂同盟而不以名告顯違傳例貽誤後學
公子安之晉世家重耳留齊凡五歲

浴薄而觀之姚寬西溪叢語云聞晉公子駢脅欲觀絕句
其保浴絕句按晉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傳意不作薄近之
義月令曲植蘧筐注曲薄也方言薄宋魏陳楚公淮之間
謂之曲自闕而西謂之薄漢書賈誼傳惟薄不修皆此薄
字淮南人間訓高誘注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

呂覽上德篇同設薄而觀之此則垂簾薄以微窺與闕然迫觀者

較近人情淮南注與晉語足相證明釋文亦謂國語云薄
簾也杜與韋昭同解為迫近非也

波及晉國韋昭注波流也按波與裊聲同裊益也

辟君三舍呂覽不廣篇注軍行三十里為一舍穆天子傳
五舍至于重壁之臺注三十里為舍也

奉匱沃盥韋昭注婚禮婦入於室媵御奉匱盥按昏禮無
此文蓋漢禮也少牢禮宗人奉槃東面於庭南一宗人奉
匱水西面於槃東一宗人奉簞中南面於槃北乃沃尸盥
於槃上士虞禮注槃以盛棄水為淺汙人也然知沃盥之

次匱水錯於槃中執匱者以匱口沃盥者之手瀉水受以槃沃畢乃授以巾一云入奉匱中南面公盥注匱者盥既而揮之郭璞爾雅注揮振去水特牲禮注尸尊不就洗又不揮疏云有中故不揮也此公子揮者蓋未授巾也攷鄉飲酒禮云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注云沃洗者主人之羣吏然則公子洗爵亦自有御者沃洗本非懷羸事不得嫌其不授巾自揮手使乾也

公降一級而辭焉公食大夫禮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注賓猶降成其再拜稽首聘禮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粟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是禮賓主非敵賓必降拜公必降辭也辭者辭其降拜非辭其稽首杜云辭公子稽首發言無不謬也

二十年天王出居于鄭公羊言不孝杜預反之故謂其蔽于匹夫之孝自絕于周然傳歷著富辰之諫見其喜怒無常動作失度女禍作於內寇戎興於外職其自取書曰出居見萬乘之主失據非常自詒殃咎非謂蔽于匹夫之孝也先后如何之語乃其飾詞當時襄王力能殺帶乎傳女中宿至釋文云或無至字按韓非書無至字

置射鈞而使管仲相管子小匡篇桓公曰管夷吾親射寡
人中鈞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

豐頰須韓詩外傳十里見須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

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公不測其自原書曰出

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按以盾為嫡子固然以叔隗為

內子則姬氏之意特欲相推而未必遂其事耳宣二年趙

盾稱趙姬為君姬氏則固以趙姬為嫡母矣

公子士洩堵俞彌殿本考證云俗本讀作公子士洩非

狄固貪恠楚辭王逸章句愛財曰貪愛食曰恠一切經音

義婪又作恠恠二形按賈子新書傳職篇饑而恠方言晉

魏河內謂恠曰殘楚謂之貪恠即恠天子世宗始於此

王御士將禦之周官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御士蓋即虎

士若如杜預云十二人之禦士禦狄何並又周禮本無御

士之官杜所指蓋太僕屬有御僕下士十二人爾

好聚鵠冠逸周書知天文志冠鵠與服志有建華冠記曰

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約子臧鵠冠是焉說苑穆文篇知

天道者冠鉢說文鉢長針也非此淮南道應訓去其替而戴之未注

云知天文者冠鶩按未為述之脫字鶩又鵠之誤也史記

錫爵案宋于廷
先生過庭錄亦以
為知天文者冠鵠
子臧非知天文者
而好聚鵠冠故以
為不稱其服而下
文又引書地乎天
成證之

趙武靈王欲胡服曰却冠秫絀大吳之國也亦述之借鷓
述同聲故省文耳陸佃埤雅鷓一名述似燕知天將雨之
鳥也或謂之翡翠子臧之病在好聚不為非法之服
有喪拜焉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
堂上是諸侯拜賓之法知宋為二王後得以賓禮待之嗣
天子亦拜之也

省視官具于汜周官掌客職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
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史記魯仲連傳天子巡守諸侯避舍
納莞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四

吳沈欽韓文起學

傳公二楚人圍陳杜預云子玉稱人從告按此亦賤楚而
略其辭耳至桓文之伯歎楚日駸駸志凌上國聖人亦不
能不隨時事而詳其名位春秋之法大易消長之機也
公會衛子莒慶孫覺曰衛侯稱子衛文公卒未踰年也惠
云杜預既葬除喪之邪說於此而窮故作遁詞按預以傳
言修衛文公之好故借云述父之志夫述父之志美事也
何以反稱子則云降名書子以善之以降名為善則杞滕
之降爵為子寧是有善可稱其支吾閃屍不過欲護其短

喪之說耳按白虎通云父歿稱子某者屈于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之心未忍安吉也以上公羊家義又曲禮疏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二時一是始喪即嫡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于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為諸侯之位是三傳諸家均無既葬除喪之事也

傳王享醴釋文石經並作此享享醴為初見時事非食饗也大行人司儀及聘禮本分明後人因杜注混解俗本遂改享為饗

請隧喪大記凡封用綽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禮惟天子葬有隧檀弓云公室視豐碑注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棺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閒為鹿盧下棺以綽繞天子六綽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如鄭此注則天子亦用綽縣窆也按周官遂人職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師職及窆抱磨鄭司農云抱磨磨下車也按磨即鹿盧也玩周禮亦是

縣寔無隧道故賈疏于遂人鄉師下並云陳役者天子亦
六縛四碑背碑挽引而下蓋秦漢始有羨道賈逵準時事
言之鄭注喪大記偶用賈說耳韋昭謂隧六隧也周禮天
子有六鄉六隧惟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也然魯人三郊三
遂非無遂也蓋不得六隧耳詳前卷四趙衰以壺飧從徑韓非外儲說趙衰作箕鄭挈壺飧而從
劉炫于此傳改徑為經謂經歷飢餒屬下讀詳前卷六
二十如楚乞師按自有乞師之役中國且假命於蠻夷而
楚乃儼然圖伯矣春秋著之為履霜堅冰之戒孫復曰書
者惡魯不能內脩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詳前卷七
傳室如縣罄服云言室屋皆發撤椽椽在如縣罄孔鼂曰
縣罄但有桶無覆按國語作罄韋昭解與服孔同又文王
世子公族有死罪磬于甸人鄭云縣縊殺之曰磬以其縣
而死曰磬與此縣罄義正合詳前卷九
以其不臣也注言其不臣事周室按楚已僭號豈復有尊
周之心此云不臣者以齊宋不肯尊事楚耳詳前卷十
又何祀焉按此夔之對楚失辭也禮惟王者之後不為始
封之君廟王制疏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

後以封之左傳宋祖帝乙是也欽韓按二王後不祖始封之君以封國之義原為主先代之祀若以始封之君為祖則五世後王者之祀仍絕故不為始封之君廟也若諸侯之支庶而有別封者則同別子為祖之義無疑也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以夔之熊摯論之雖居嫡長而不傳重則義同支庶身不得以熊翔為禰其子亦不得以熊翔為祖也喪服傳又云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以夔論之熊摯本公子又是始封則夔之後世固世世以熊摯為祖矣于禮既不得旁祖楚之祖又不當捨夔自立之祖則夔之不祀祝融熊繹又何責焉劉敞曰楚祖鬻融夔祖熊摯是不得祀者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夔子可謂若于義矣是前人亦有見及此者然夔之對楚反作懟辭不能正誼引古以折之蓋禮教廢絕僻于荒慢雖承其制而莫能言其故矣而不忍言之也

禮記卷之四十四

七年齊侯昭卒齊世家孝公卒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是為昭公

禮記卷之四十四

楚人至圍宋杜預云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按稱人

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杜預既謂楚主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歟孫復曰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不同敗者四國之君雜然從夷圍中國其敗自見公會諸侯盟于宋亦惡楚而不欲斥之也張洽曰春秋書公會諸侯于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楚之會必待考而後見春秋之微婉蓋可見矣

傳貫三人耳說文取軍法以矢貫耳也漢書游俠傳原涉肉袒自縛箭貫耳演繁露司馬法曰小罪取中罪刑大罪到其不能以入美言決其敗死不復再入國門也孔穎達謂必不能入前敵非也

作執秩以正其官韓非子南面篇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

一戰而霸管子幼官篇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八年刺之說文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楚師敗績杜預云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按子玉所將即楚師陳蔡以偏卒屬故總言楚耳楚

能恥敗晉獨不能夸勝乎觀其解經如小兒弄脣舌無不可嗤笑者蘇詩云子玉及刺蔡之詞不書楚人頭腹皆大傳稱舍于墓周官墓大夫職令國人族葬注古者萬民墓地同處按史記田單守即墨亦用發墓之事以激怒其眾知英國猶族葬也

三百人也曹風候人詩彼其之子三百亦帶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且曰獻狀杜預言乘軒者責功狀非也按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注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觀狀即觀脅駢之狀責其狀猶今之供罪也惠云先責其用人之過然後知其觀狀以示非報惡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邵竇曰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陌猶阡陌之陌三陌蓋踊躍之度欽韓按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呂覽適威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使之鈞百而少及馬司馬彪莊子注以百為百反非也鈞百即阡陌之陌猶諸盤馬蟻封以此為巧耳士詩為晉野曰陌陌之

殺顛頡以徇于師商子賞刑篇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

姓于是合諸侯大夫于侍于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
事遂斷顛頡之脊以徇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
寵也斷以狗况于我乎百歲百足非也
其衆素飽廣雅釋詁素本也字林素昔也
作王宮觀禮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注宮謂
墳土為圻以象墻壁也

大輅之服戎輅之服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賜車者
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鄭此注約
巾車及司服文言之以侯氏中有同姓異姓及公侯伯子
男之異也此大輅之服則金路衮冕知衮冕者以雜記云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注褒衣始命為諸侯及朝觀
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晉是侯七命本應鷩冕今王所
賜固在鷩冕之上王制所謂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
謂侯伯亦有服衮者皆是加賜非制也孔疏謂文公所賜
是鷩冕服非也以晉侯有武功兼賜戎輅則草路韋弁服
也車輅之制略見於續漢輿服志焉禮記卷之四
受策以出蔡邕獨斷策長二尺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
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按古制大略亦如此觀禮諸公奉

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侯氏升西而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是尋常覲錫皆有命書今命晉侯為方伯則有加策可知凡辭即內史讀之卒位章其服出入三覲邵竇曰始至而見一覲也已去而辭二覲也享醴受策三覲也按邵說非也當獻楚俘之時則覲禮裨冕墨車以朝一也受策之後拜命于王二也聘禮食饗之後拜禮于朝三也其三享即在始覲又天子親饗意在待賓不主于覲皆不與焉受策又于館不予朝也古以幣幣云

瓊弁玉纓王制疏引服虔云瓊弁玉纓馬飾也按獨斷云金鏤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髦前繫纓在馬膺前如索韋文選西京賦敘車馬事云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馭戴翠冒倚金較璿弁玉纓道光儵爚薛綜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則璿弁即金鏤在髦前故云又髦續志注徐廣曰金為馬又髦刊本誤義為文宋書禮志金為又髦挿以翟尾蓋或以金或以玉其飾不一也宋史輿服志玉輅六馬有銅面挿鵬羽繫纓漢人學有師承知瓊弁玉纓為馬飾證據多矣杜預陋學乃至附會皮弁耶宋史輿服志

風于澤鄭注費普馬牛其風風走逸王鳴盛後案曰牝牡相誘為風因風而走逸者多也

亡大旆之左旃疏謂左軍之旃非也車攻傳云褐纒旃以為門大司馬職以旌為左右和之門以敘和出注云軍門曰和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大旆乃軍中所建今之坐纛旌漢以後所云建牙也以大旆為表則所謂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也別以旃旁敘左右今亡其左旃還對中所樹表言之故曰亡大旆之左旃

莊子非也

士榮為大士晏子內篇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秦士子牛存矣此大士當音秦

且使王狩杜預云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按晉侯朝王之意以為朝於京師不過述職之常不足以聳動諸侯故欲假王靈以倣方岳且省王芻秣之費耳豈謂強大自嫌如王敦桓溫引兵入都人情震駭之比乎果令晉侯有辟嫌之心王有畏逼之勢則仲尼不僅謂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解經苟非市儈鬼黠之談則亂世塵雜之心

疑誤後學多矣古者延飲賓皆曰召漢書司馬相如傳卓
王孫曰臨邛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賈誼傳今富人
大賈嘉會召客呂覽分職篇今召客者酒酣注召請也鄉
飲酒禮主人速賓注速召也淺學之徒但知君命名之召
耳王之功也而信列子黃帝篇今東方介氏之國其人數
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張湛注引此傳介葛盧
事魯公大夫三十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杜預於元咺復歸言國
人與元咺此既被殺又云非國人所與前後自相矛盾由
其胸中無是非之心望文起義耳若春秋之義書元咺之
復歸惡之也衛殺其大夫元咺當其罪也何者衛侯得罪
於伯主惟懷出奔國非其國矣賴元咺輔叔武彌縫其闕
而復歸歸而枉殺叔武咺之義不可立于汙君之朝矣計
惟竄身他國沒齒不言衛事豈非卷懷退藏之道哉識不
及此乃悍然誣其君若貿首之讎焉逐一君復立一君國
之大命在其掌握君之廢置殆如奕棋徒知世之晏然無
虞不料義之不可而反人者亦將反己也身被屠戮不亦

宜乎公子瑕塊然人上無立國之材因人之安危以為禍福元咥殺也則亦及之而已矣不稱君衛侯反國莫敢指之為君也

晉人秦人圍鄭杜預云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惠云傳明言晉侯秦伯高閔曰曷為人之非伯討也家鉉翁曰蓋翟泉之會不至是以疑其貳于楚去年會溫朝王今一不預盟即加之兵春秋是以貶秦伯苟知義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私及鄭盟舍之從歸俱貶而人之

傳有昌歎顧炎武曰歎字誤玉篇作歎徂敢切菖蒲菹也

欽韓按釋文作歎疏亦疑之引說文云歎盛氣怒也此昌

歎之音相傳為在感反不知其所由按玉篇歎子合才六

二切鳴歎也又徂敢切菖蒲菹也是歎為菖蒲菹亦非正

文鳴蹴之字乃是歎耳呂覽任地篇冬至後五旬七日菖

始生注菖菖蒲水草也陳藏器本草白菖即今之溪蓀也

一名昌陽生水畔人亦呼為菖蒲御覽九百九十九說苑曰文

王好食菖本菹按韓非子難四文王嗜昌蒲菹

白黑形鹽周禮籩人執朝事之籩白黑形鹽注稻曰白黍

曰黑菜鹽以為虎形謂之形鹽此朝事謂二裸後尸入王

初獻后亞獻所薦之籩饗賓無朝踐之名以少牢饋食下篇準之上三獻後尸出復出迎尸主人酌獻尸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注云大夫無朝事而用之饋尸亦豐大夫之禮然饗賓先用饋食之豆籩至獻酬畢復用朝事之豆籩優賓如特牲少牢之次爾熬稊熬黍蓋八珍中之二也內則溲熬煎醢加于陸稊上沃之以膏曰溲熬溲母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溲母注溲沃也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溲熬蓋黍飯亦熬亦沃膏不可並名溲熬故異稱曰溲母知白黑二籩即其物者若使空是稊黍應入簋蓋為饌不當在籩列又以薦尸享賓必是滋味之美且此稊黍鄭注儀禮並云熬者知是溲熬溲母也其形鹽則鹽人職云共賓客自有明文

三十猶三望大宗伯疏異義按古尚書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宗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鄭義則謂六宗無山川據虞

書六宗言禋山川言望按大司樂云奏姑洗歌南呂舞大
磬以祀四望注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歟鄭意以四望配四方故言嶽
瀆之等又以大宗伯天神之祀地祇之祭四望是地祇而
不云祭故復言司中司命等然下文有奏蕤賓歌函鍾舞
大夏以祭山川則四望非山川明矣舊唐書禮儀志冬至
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
星並皆從祀通典開元二十年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
岳鎮海瀆山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于內壇之外各依方
面是天神之類附于祀天地祇之屬附于祭地古今不相
紊也然此三望蓋日月星矣
二十二年衛人及狄盟杜預云不地者就狄廬帳盟按狄既處
中國自有土地其所攜毳幕能虛空安置乎不地者史偶
失之
傳將殯於曲沃杜預云殯窆棺也按窆是葬下棺之名殯
則藪塗西階釋文窆一本作塗塗字是也禮殯于路寢而
葬時朝廟曲沃宗廟所在就彼殯之以便朝廟元和志晉
文公墓在絳州絳縣東二十里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若出師時示以所為之事則鄭亦自有間謀傳告若患其漏洩勞師于不知所往則軍士必將怨潰管子制分篇妄行則羣卒困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出師千里必有爭鬪所過之處大國不敢犯小國不足貪則鄭亦自知敵意在我也元和志鳳翔府東至東都一千一百七十里東都東至鄭州二百八十里管子制分篇小征千里徧知之

名孟明西乞白乙呂覽先識篇蹇叔有子曰申與視高誘曰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按公穀傳皆云百里奚與蹇叔哭其子疏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為百里奚之子

夏后皋之墓也紀年帝昊一作皋在位三年子發在位七年子癸一名桀通鑑外紀孔甲崩其子皋立存位十有一年

所避風雨也通典文王避風雨處即東嶠山在夏后皋墓北十里許漢時移道于嶽嶺山南在夏后墓南可五里曹操更開北道即復春秋時舊路也元和志三嶠山又名嶽嶺山在河南府永寧北二十八里自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東嶠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嶠全是石坂

十一里險絕不異東靖明統志在永寧縣北六十里
三十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
故通以賤者告惠云君帥師而以賤者告無是理也按杜
預欲異于公穀兩家之妄坐晉罪而不得其理也陸渙纂
例云渙聞于師曰晉文公未葬晉襄用師不書曰子而曰
人何也曰諸侯之孝在乎保其社稷而知其民人者也晉
為盟主諸侯服之久矣秦不哀其喪而襲其同姓若不能
救則先父之業墜矣故聖人為之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
夫之孝也

傳無禮則脫脫當為悅淮南本經訓其行悅而順注悅簡
易也晏子內篇其動作悅順而不逆魏志王粲傳體弱通
悅裴松之曰通悅者簡易也脫乃悅之假借史記禮書凡
禮始于脫荀子禮論又訛為稅

乘韋先猶聘禮之乘皮

且使遽告于鄭管子大匡篇三十里置遽委馬注今之郵
驛也續輿服志驛馬三十里一置呂覽悔過篇遽使矣施
歸告淮南人間訓作蹇他注云弦高之黨

脯資餼牽脯資當為斧資旅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九家

易曰資財也王弼曰芥所以斫除荆棘以安其舍者故以此為客館所須下言餼牽此不當及脯也

必伐秦師說苑敬慎篇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忘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蓋指此事為秦晉構兵之禍晉於是始墨杜預云後遂常以為俗顧炎武曰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復反後遂以墨為常則失禮甚矣按晉于是始墨者謂自後喪葬遇有兵戎盟會之事遂援此以墨衰從事非謂居常不用衰麻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故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晉雖失禮不至如杜預所說也顧

說失之即為其用墨與此說亦自歸之禮子論以

素服郊次司服職大杜大荒大裁素服大司馬職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即引此傳按郊次出舍于郊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不置孟明出師之役為己之過

白狄子杜預云西河郡有白部故此漢末白波賊之遺波部聲轉耳史記灌嬰傳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

符堅亦謂鮮卑為白虜金蠻苗亦有以白黑名者並其類襄公以三命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命與命桓公之職三

一命命卻缺為卿王制大國下卿再命典命職公之卿三
命其大夫再命此云一命為卿者蓋以士秩試守也漢制
太守二千石亦有以六百石八百石任之者或曰亦未有軍行以五軍帥見有人故此類未白公如齊朝家鉉翁曰天王聘不往朝國歸父來乃躬報謝
不加貶而義自見矣按傳文雖不著是非然連類觀之自
足曉人施元之註蘇詩載蘇公答張嘉父問春秋學云此
書自有妙用學者空能領會多求之繩束中乃近法家者
流惟丘明識其用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得之蘇子誠知
言哉意主用者難主用者限英傳公緩作主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為一句原父原公半
卒哭而祔士喪禮下篇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注卒哭三虞
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
已祔卒哭之明日祭名按所謂卒哭者止無時之哭為朝
夕之限以孝子思慕之心無窮而一時之序已過若復終
日泣血思其不能勝喪也杜預既創免喪之論孔穎達附
會之而云天子諸侯於此除喪全不復哭則周公之經獨
為士庶人設忍矣哉此類未白

特祀于主士虞禮注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疏云曾子問云天子諸侯既祫祭主各反其廟今祔于廟祔已復於寢如祫祭訖注反廟相似故引為證也服注云特祀于主謂在寢若然惟祔祭與練祭在廟祭訖遂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自然在寢祭之按曲禮疏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謂舊殯處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于祖廟門左埋重處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奠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鄭注檀弓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以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耳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于虞謂之虞主作主為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按孔穎達欲調停兩家之說然公羊義非也檀弓云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又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蓋前此皆以生時養禮至卒哭後始鬼神祭之則知卒哭方作主有主以象之祭事方成故曰成事虞祭之時通不用主何得云虞

而作主乎又左氏之義本無二主桑主栗主出于公羊穀
梁二家蓋以檀弓云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以祔時不同
主亦不了沿誤謂祔練遂有二主耳又推左氏特祀于主
之義則祔祭之後三年喪未畢並在正寢而鄭注虞禮云
練而後遷廟崔靈恩以此義入三禮義宗孔賈並援穀梁
為證然楊士勛疏云此雖為練作主作主在十三月壞廟
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擔以
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
主之時則易擔改塗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
不然故不從之是說穀梁者不以傳義為然何休公羊注
但云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初不言栗主
便入廟則公穀二家與此傳亦無乖也

烝嘗禘于廟士虞禮疏引服注云烝嘗禘于廟者三年喪
畢遭烝嘗則行祭皆于廟焉按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
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鄭注曾子問惟嘗禘宗廟侯吉
也又曾子問云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于死者無服
則祭然則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修時享可知矣通典禮
二喪廢祭議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其

母宗廟廢一時之祭賀循祭議云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
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于死者
無服則祭也欽韓按服其服所以稱其情也孔子曰總不
祭此何助于人總之喪至輕也祭其祖禰至重也猶不許
飾情而從吉三年之喪雖服有變除然衰毀未復衰經未
除何能改莊敬之容被弁冕之服忘新哀而修舊禮乎故
服未終而不祭不必為祖禰措思也實生者所不堪為也
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譏其速公穀二傳譏其未畢三
年而吉祭此天下之通義愚不肖所共知杜預獨創反常
之說于此傳云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
夫宗廟常祀非吉祭乎孔穎達從而和之故其疏王制喪
三年不祭勉强敷衍而引杜預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
正與春秋同將從來經傳一概未殺獨奉杜預為金科玉
律其毒流于來茲宋儒遂漫然曰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
國君卒哭除之說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六然杜預事事與左氏乖違
預乃左氏之罪人麤人不曾反復熟玩并反脣左氏陋矣
觀服虔之解則真左氏先師之旨夫亦可恍然悟矣賈逵義與

同服

公二年祭衣日節命之云禮記卷之二曰甲平既無

元公二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元歷志姜爰云二月甲午朔無
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為然今歷推之是歲
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三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
分入食限失閏也宋史歷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為其年
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然曰此九月五日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杜預云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按禮
無天子使大夫會葬之事高閔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
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惟有吊贈含襚之禮今使叔服
來會葬是自同于諸侯也禮記檀弓曰天子之

君之齒未也韓非內儲說下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
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
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生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
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此與子上之言相類而
春秋列國父子之端每由于此不長非命也
役夫管子輕重己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列
子周穆王篇有老役夫筋力竭矣晝則呻呼而為僕虜
環列之尹若漢之衛尉矣唐六典十二衛大將軍掌統領
宮庭警衛之法今後人謂之環衛官文淵閣

始聘焉禮也。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殷中也。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按君即位，鄰國有來朝聘于我，我國亦朝聘于鄰國，兼彼我二義也。

年秦師敗績，杜預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按上傳云：復使為政，則孟明實正卿矣。不書其名者，秦僻在西戎，初交中國，春秋之記由畧而詳，故孟明晦于前，西乞著于後，不緣貴賤也。若謂非天子之命，卿則屈完宜申詎，是天子所命，疏又謂備卿禮乃成為卿，秦之卿禮不備，故孟明雖執政而不成卿禮，究其不成卿禮之由，於預無由知之。孔之迷惑，豈不可憐！

丁丑作僖公主，此所謂緩作主也。杜諤曰：十二公作主，祔廟未嘗書之。今書作僖公主，必有所譏也。

及晉處父盟，傳有明文。杜預之言，謂朝無倫。胡安國曰：去處父之族，非特為魯諱，實責晉也。

晉人來，人陳人鄭人伐秦，稱人者，惡其兵連禍結無已也。于秦自若，非尊秦也。

傳禽之以從，公乘按蹕既斬囚，囚有迸逸，復追禽之，仍追

從公車言其趨疾也

禮記疏曰四命皆從也

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周書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
用大匡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其兵數雖無也
死而不義非勇也周書寶典解死曾干武

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始之黜人謂我屈于上
之不知也今死而不義則其見黜也宜彼黜之者直知我
矣

書士穀堪其事也杜預謂士穀非卿以士穀能堪卿事故
書按莊六年士為為大司空杜云卿官此言司空猶宋之

大司馬大司寇亦單稱司馬司寇魯孟孫為司空于當時
皆為卿官非一矣晉之法用三軍帥皆以次而升六年夷

之蒐將使士穀將中軍使士穀素非卿何能越次為中軍
帥傳言堪其事者發士穀見于經之故亦對上處父盟言

其事與處父異也杜橫加凡說以誣傳
文武不先不窋此皆論合食時位次鄭注王制云夏無太

祖廟疏引禮緯云夏無太祖宗禹而已禹不先絲者絲親
未盡也親盡則絲不在禘祫之列矣

此唐仲子殷以契為
陵之議

祖湯固不先周以后稷為祖不窋以下皆在合食之列故

文武不得而先之疏於此憤憤以不替或合身之民姑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宋二王之後不以始封之君為祖故
祖帝乙也鄭始封在畿內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注
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見夏官祭僕職
鄭因此有厲王之廟相沿失之

廢六關惠云廢家語作置王肅曰六關關名本無此關文
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去其
有聲廢其無聲鄭志吞張逸曰廢置也

妾織蒲史記公儀休傳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
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
女安所讐其貨乎

作虛器王肅曰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宜畜故曰虛器
按天子諸侯有大貞立君遷國之事故須寶龜大夫常事
無所用也故曰虛器說苑權謀篇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
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
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
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
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此其事虛誣可證文仲時

有此龜遂為滅氏世守也論山北其事蓋經可證文中初
納幣禮也檀弓疏引鄭歲膏有僖公母成風主昏得權時
之禮愚按傳祇言納幣禮耳主為經發凡不專指文公事
也文公之得失人自推究可知故不復言劉敞橫譏左氏
以喪娶為禮却是冒昧杜預謂諒闇既終又大謬也顧炎
武曰即以僖公之薨為十一月亦甫及大祥未畢二十五
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晉書禮志云諒闇既終
三年秦人伐晉此惡秦也杜預言晉以微者告則此魯史又
據晉告而不取于秦之夸耀耶前後抵牾其辭如鬼士之
四年夫人風氏薨啖助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
事所謂屬辭比事也禮記下廟是也入歸之歸五乘
傳為賦湛露及彤弓按燕禮工歌鹿鳴曰牡皇皇者華
則天子當陽董子天辯在人篇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
不當陽者臣子是也當陽者君父是也禮記下廟是也入歸之歸五乘
敵王所愾愾說文引作斂怒戰也禮記下廟是也入歸之歸五乘
年閏月不告朔月猶朝于廟玉藻疏天子告朔于明堂其
朝享從祖廟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
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

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各告朔與朝廟不同又
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
牢又云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
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
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
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于明堂諸侯
于太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彘云朝享是
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
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
祭之是也按彼疏比此處為詳明故錄之

治舊澇說文澇濁水不流也一切經音義三蒼云停水曰
澇按水停則濁敗致民疾管子水地云水一則人心正水
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行無邪又禁藏去鑽
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滋毒也蓋水火養民古人治政
之所急疏以為政之澇穢治理改正錯會杜意所謂郵書
燕說者矣本燕說者矣
為殉秦本紀武公二十年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
者六十六人按穆公武公之弟子德公之子其殉葬已歷

二世矣六人遊踪必在公之府也公之府其與是也
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劉炫云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
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按曾子問君出疆以
三年之戒以禫從人君出竟有喪備則人臣出竟亦預慮
喪事當然矣聘使兼主賓二國聘禮云遭喪將命于大夫
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遭主國之喪也又云聘君若薨于
後入竟則遂赴者至衰而出惟稍受之此遭己國之喪也
辰嬴賤班在九人諸侯一娶九女辰嬴班在九人所處為
末其他則皆賤妾給使令者矣

侵官也將相之重人君所命承清問之下而論其人之堪
與否如李克之告魏文侯者可也建置非其人將害于家
國則如白圭之論惠施者亦可也均是世臣賢否相當國
已發號施令臣已叙秩受官而以一人之見更張之使其
出于公正已為侵官漸至無君不可以訓也况以己之親
疎厚薄而私焉者乎國君用人猶不可以私陽子擅之其
罪可誅其禍自招故傳曰侵官發明經意以昭炯戒公穀
二家造為荒唐之詞以欺世漢時左氏學未行人之信之
猶有說也至宋如劉敞胡安國輩不信左氏實錄而拾彼

二家之唾餘亦可謂無人心矣。華不計式，凡費錢而餘。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按趙盾身為政卿，立君大事，輕發其謀，中易其慮，晉國幾于亂，秦禍由此深。春秋書法為謀國不臧者戒。

傳步招御戎，戎津為右。注云：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按必如杜言，則晉之出軍原是揚聲以逆雍為名，秦人猶信其為逆雍來，故受給而敗。非是先立御右，後變計立靈公，倉卒不及替之也。御右自假設以崇逆君之計，為給秦之術。

秣馬蓐食，杜預云：蓐食，早食于寢，蓐也。按方言：廣雅俱云：蓐，厚也。王引之云：按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蓐者，厚也。商子兵守篇云：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食，乃不飢。成十六年傳：襄二十

六年傳：蓐食，並與此同。叔仲惠伯禮記疏引世本桓公生，傳叔牙牙生武仲體體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

年不至而復丙戌奔莒，陸渚纂例曰：還者事畢復者未畢。愚按經文云不至，則其事不共無待言矣。傳云以幣奔莒。

則是將弔贈天子之幣以充私索無君之罪莫有大于此者彼必不敢復魯國經云復者返于魯境以往言耳皆貴之也按兩人內困于君夫人外逼于強族昭公又昏庸難輔雖有知能無所施為故一死于官一致其節不辭難不避汙經意以為貴之劉敞襲公羊之說而加誣焉謂此二人皆譏之且云華孫殺之華孫逐之明此二人之無能不知其所據者何書公穀肌造于焚書坑儒之時劉敞乃膏脣拭舌于經學定著之後噫亦愚矣

九年葬襄王杜預云卿共葬事禮也王制疏鄭駁異義曰天

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賜名伯來會葬傳曰禮也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于魯既含且賜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于天子一大夫會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欽韓按隱二年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言傳但言莊叔如周葬襄王

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會賙名伯之會葬信使交
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其失禮
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出求金求者非禮而藩衛
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其為非禮何待言乎以求
金之故而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心傳意微而顯
而杜預不之究創為謬說

傳雖不當事當事謂斂及啟殯而葬此說又會葬
年傳何必使誘我釋詰誘進也言我先為弱而屈伏之何
必使進兵于我境杜預解作誘呼于上下文不順

右孟左孟孟取迂曲之義蓋圓陳也或曰左右和韓非外
儲說左上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右和是也亦曰左右甄
晉書周訪傳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文選海賦
引鄭君曰甄表也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洛陽故曰...
洛陽故曰...

晉書風...
晉書風...

論語...
論語...

次...
次...

晉書...
晉書...

論語...
論語...

次...
次...



